虛舟題跋

虗舟題跋卷九 原第十二

金壇王　澍篛林著
吳興溫　純一齋訂

萬松山房蘭亭

自昭陵得辯才蘭亭命起居郎褚遂良等橅賜諸王大臣於是世間傳本遂衆然筆法雖異而尺幅不殊至宋賈秋壑始以定武五字損本縮成小字今所傳玉枕蘭亭是也余以癸巳冬得

李宓所摹小石於燕市用褚本縮成徑寸刻於青田石四面字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較原本不失毫髮此又玉枕後一奇玩也李宓為神廟時人書學精能如此而名不顯於時爵里亦無從考見深可惋惜然幸留此石使天下後世尚知有李宓姓名亦不可謂之不幸矣余得此石絕珍愛之念不忍終沒乃精搨數十本流布人間李宓有知當引王生為知己或

遇有知李宓者使僕得考其生平作為小傳與此石俱不朽是亦千古一快事也

蔣拙存為吴曦洲臨古帖

假還二泉與汪子青渠交於今兩年每見必為余道曦洲之為人余固以藏之胸中矣去年冬老友蔣拙存以所臨古帖十餘種示余云為曦洲臨者䟦語稱道曦洲津津不去口拙存性孤峻茍非其所心折一字不肯書與人一言不肯

輕假人令為曦洲書乃惟恐不多多而惟恐不工且贊許之勤如此吾於是益以信曦洲之為人余雖未見曦洲而兩君之語固足憑信余以信兩君者信曦洲則余之識曦洲也深矣識面直應跡耳未識面先識心則余與曦洲相知蓋久雖不識面也可

書賔陽子敘後

賔陽子余同年友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其東

方署倩之儔歟拙存以活我之仁比之留侯武侯辯矣論亦少過哉其亦生死不忘者也世教衰微朋友道息食人大德過即失之如拙存者可以振衰刷靡矣本之既足詞翰兼羨風流照映垂於無窮於戲其不使我心悸矣哉

書蔣拙存心經後

雍正五年夏五月朔余與同里蔣拙存衡華州王十千有年其弟寅生履始武林汪青渠潭同

遊惠山酌泉煮茶已小憩聽松庵見壁間所張書畫俗惡不可耐盡為裂碎拉扱摧燒之以唐六如幽人燕坐圖付山僧石泉松泉俾與王孟端竹罏卷世守勿替拙存語余君為補畫吾當為補書遂大書心經一卷付之書雖臨歐時露穎法拙存書實兼晉唐諸家之長該未可以一方定之也青渠畫筆妙一世他日自當別作一幀與拙存心經並峙信大快也

秦南沙太史臨曹全碑

曹全碑不衫不履如不用意而工益奇故郭允伯有錯綜變化非後人可及之語在漢隸中別為一體堪笑世之為隸者以鄭谷口專力此書吠聲耳食遂謂漢法縣於此碑可為太息也臨古人書須抉入一步窺見其所以然而不襲其貌方有悟入處先生此碑全以清挺生棘求之自非解人莫窺此秘

秦樹澧臨曹全碑

人須是體中有書方能得之天工弗由人造董文敏書獨出有明三百年以其天事勝也非謂人力可省正以天然高處未可以人力爭耳吾與樹澧秦子交於今三年從未見其舉筆爲隸一旦臨此遂能造徽良由其得之天者優故能不學而至也驊騮雖不欲走自非駑駘所及正恐吾輩徒勞腳板耳

積書巖臨古帖自題

僕自十歲學時拈筆便喜摸古每得古人一帖精心摸之必求甚似乃已嘗效唐人雙勾蘭亭對日視之無筆痕墨踪至今尚有數十本在人間也中年衣食於奔走不得時時繼學然中心蔵之無刻廢離自入京華淹留一十四載以紙素索書者踵接於門多以古帖酬之性好汲古頗負鑒別聲凡以名蹟佳搨來者必以示余力

不能蓄輒勾摸之多蓄古帖歸裝無別儲惟古搨三十餘種舊帖數百番而已歸來杜門掩關塵事都盡日取所蓄帖臨摸古人有不自得即便廢去兩年以来所臨凡數千紙上自周秦迄於唐宋篆隸草章行楷無不畢具臨已即付從事孫龍裝之題曰積書巖臨古帖以示兒子稻孫永為楷則余貧薄無田宅可遺兒子以此畀之他日長成能學父書守之勿失即不能猶可

作活計擇於斯二者一聽兒子老夫復何有焉
曩在京師老友蔣拙存從關中遺余書云自入
秦來得見晉唐名蹟數十百種詞氣激揚者甚
自得者余復之曰承老友以見多傲我吾入京
十四年所見計十倍老友但不知何時得相從
二泉九峰間酌泉作書與老友鬬勝否果得爾
故是人生第一樂事比余還二泉而拙存已先
我十日至拙存鼓掌狂喜出秦中所摸三百六

十種示余余為篆題其顛曰拙存老人臨古帖且為之贊有此事英雄使君與孤之語蓋心折拙存亦引以自負也他日余謂拙存吾子所摹信當僕所未見僅十之一二耳曩以吏事荒忽不得親筆硯今歸老授閑此復何有兩年以來所臨累千餘種拙存每見每狂叫也吾兩人相期鬭勝在甲辰之冬其先拙存病余寓齋病且死死而復甦既瘉自燕至秦自秦至錫山而余

亦果如期至兩年中吾兩人每臨一書已必相從質證酌泉賞奇殆無虛日五年前語今果踐之天之所假豈虛也哉

十種千文見竹雲本

續書千文兩種

余為汪竹廬書千文十種成已五年矣竹廬精摹上石亦漸次就緒今年春杪竹廬過余九龍山齋復有未盡之請屬余續書兩種一倣褚河

南一倣顏魯公余復欣然書之使并勒諸石以成千文奇觀余比得唐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精妙出化度寺碑上計率更作此書時已八十餘矣猶能細意慰帖作此小字余今纔六十有五老眼眵昏欲臨不見乃僅作方寸大楷以應知巳之求為之悚惕

倣褚河南

董廣川稱褚公跡瘦勁練不減銅筩等書是矣

而猶有所未盡余謂褚公書實自漢韓勑孔子廟碑來觀其用筆寓勁健於清微蔵變化於妥帖正與褚公聖教序等碑如出一手今以韓勑書法摸褚妥過一重乃適得合竹廬善鑒其謂我何如也

倣顏魯公

自宋以來倣顏書者多以雄厚勁健求之此但得顏之貌耳東坡元章皆謂顏出自褚以褚法

求魯公乃得神解魯公書宋廣平及郭太保廟碑於褚法流露爲甚二碑皆魯公極煊赫有名之書余此書取郭太保三分宋廣平碑七分令其寬平駘宕無魯公平時方勁拙滯宿習亦不令其圓熟落佐史氣格以此倣魯公或亦微有契處耳

臨聖教序

余嘗謂臨古不可有我又不可無我兩者合之

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不能無我則離合任意消息曰心未能虛而委蛇以赴古人之節鈔帖耳非臨帖也然不能有我但取描頭畫角了乏神采此又墨工槧人伎倆於我何有故臨帖不可不似又不可徒似始於形似究於神似斯無所不似矣余臨此帖意在取右軍神明變化處渾噩淵劲處精純秀茂處盡呈之筆間不欲規規貌其形似乃兼取力命宣示樂毅黃庭曹娥洛

神奇書筆意為此書書完萬滷江明府一見愛之且云將為我勒諸石遂以移贈

摹本蘭亭

唐人雙勾之法世久失傳余覃思久之妙得其旨每摸蘭亭不惟筆法毫毛不失對日視之幷廓填之跡俱化至今尚有數十本在人間輙自謂不讓唐人也此本乃余十年前所摸於時年五十有二雖年力向衰而目精未減故猶得精

能如此今余六十有三目昏手戰計此生不復
有此勝事反復展卷歎息未已
庚戌八月廿日余過華野吾友凡民出以貺我
一見眼明竟如隔世凡民屬更作語其後余遂
欣然攜取以歸屬九龍山僧愚溪為我刻石以
存勝觀

自書千文

余為維揚汪竹廬書十體千文其第六種即臨

醉更書也以醴泉銘筆法追之自謂有契今為鏞谷老友臨此本亦以此意為之風力頗不減也須同年徐瀫齋太史過余九龍山齋云鏞谷近得一硯製造樸古銘有恭壽二字恭壽余夢中字也今復見於此硯豈神者始終欲以恭則壽之語為余陶鑄耶會須從鏞谷索取此硯以當潤筆

書譙家人兩卦篆書後

篆籀之書自古為難筆不堅不瘦不圓不動不瘦不動不能變化余作篆書必心氣凝定目不旁睨耳不外聽雖疾雷破柱猛虎驚奔不能知也用是乃得窺見斯喜妙處當其運思落筆指腕珊珊作響到得意處自謂子昂以後直至小生有明三百年不足多也吾前為劍光老友作此書天寒手凍精力衰緩此書乃更遒勁慇應尊子昂之席吾書居天下之廣居見者謂可已

廬此當更出其上竹廬珍之

篆書讓卦家人卦見竹雲本

惠山第二泉跋

趙文敏舊有此額毀癈久矣余爲重書付聽松庵僧石泉松泉收掌他日遇有力者刻置泉上此書即與王孟端竹罏圖永鎮山門可也

虛舟王澍

余爲書不執一方意之所到篆隸草章行楷都

来腕下有不當意輒自棄去自歸田来六載於茲所書不可數計所棄亦不可數計或委之地或擲諸簏蓋雖其存者且不敢自意有合棄者可知侍書童子耳食虛名每見有棄即加收拾積六年所收凡得數十百紙分別部居都爲三冊求跋其後棄擲已久不復省視瞥然到眼轉覺殘斷之餘頗有事外風味爰自篆題其顛曰虛舟玉屑魏晉古帖到今都不可讀今未數年

使已如此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手賞會有時弗可意料或棄或取聽之焉可

書袁生上蘭臨禮器碑後

隸法以漢爲極漢隸以孔廟爲極孔廟以韓勑爲極此碑極變化極超妙又極自然此隸中之聖也余臨此碑凡經五年七易藁乃始及其萬一袁生上蘭僅三月之力乃能惟妙惟肖固由人工其天事洵不可及已乾隆戊午端午節上

簡以臨本示我喜極而書其後

隸法近人多愛曹全碑其實曹全有此之自然而變化不及求其千變萬化不可思議者自有隸書以來皆未有及此者也上簡於此碑變化處皆已得之獨於清和自然處尚未届耳此事不須欲速精進不已俟以三年尠弗及已近来作字多謬誤獨書此二跋竟少亦一奇也又記

稻孫臨褚河南雁搭聖教序

褚公雁塔聖教序婉媚遒逸如鐵綫結成故董廣川有瘦硬通神之目而王弇州以為輕弱不足之言盖未究其所從來也余嘗學韓勅孔子廟碑知河南書實原於此盖漢隸之妙無過韓勅此碑平就規矩無少縱逸而清微超脫妙處直到秋毫顛河南推本韓法而為此碑雖變隸為楷而一點一拂無不禀程當是時河南年五十八矣少時專師虞永興老來融釋脫落直入漢

室故跡瘦勁練一縷鋭入七札為穿傾視顏司
徒直是異流同源一絲不隔者也稻兒于其樸
老之韻尚未能到然鋭意追擬蓋欲筆不落
峄矣

稻孫臨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稻兒愛臨褚公聖教序既臨雁塔本追褚之瘦
又臨同州本追褚之腴所謂兩美必合者也嘗
疑兩聖教本是一書何以一瘦一肥異同若此

余見孟法師碑唐絹本神趣高華與同州聖教序符合始知同州本蓋追摹孟法師碑當時褚公以諫立武后貶死天下好事者甚重其書而褚書多瘦本惟孟法師碑爲褚公特異故以雁塔瘦勁筆法兼取孟師精腴神理合二妙而歸一於褚公分外又增一妙所以推重河南書者於此爲至或以碑字微有異同當出兩手竊謂果出兩手必不能竟體一同碑除數字異同外

其結構筆法巨不印合當由妙手鉤摸以孟法師碑爲粉本而意見或偶有不同耳故碑後龍朔三年款猶摹褚書同州倅廳款遂不復摸褚以見非不能爲褚正欲明示人以重摹本耳古人質實不欺蓋如此

稲孫摸唐初四家禊序

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湯普澈諸葛正等橅賜諸

王大臣一時能書之家如歐虞褚薛諸臣手爭
相摸搨太宗獨以率更所摸與右軍為近遂命
勒石禁中石晉不綱契丹耶律氏輿歸棄置定
武此蘭亭之所以名定武也慶歷中李學究者
始得此石以墨本示韓忠獻韓索此石李遂埋
之地中李死其子始售於人後李氏子負官緡
宋景文公守定武以金代輸而取石藏於庫熙
寧間薛師正出牧定武求者沓至乃刊別本以

應而定武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摸一石潛易原刻遂於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各鐫損一二筆爲識而定武有三刻矣大觀中詔於薛氏取此石其子嗣昌遂疊帋三四重搨之近石者爲肥本二三重後則帋漸厚而字瘦于是始有肥瘦之分實一石也虞永興法同定武而韻度虛和薛少保筆近河南而特加瘦勁三公所摹皆止一本唯河南以超妙之才變化之筆不必規

規依本獨取右軍之神故臨本獨多然摸書必以依本為正褚雖超妙終遜定武一籌稻孫自幼好臨褚其於定武再四不似老夫于是躬自隷書一有不合即便易去蓋凡三四易乃得完正遂為篆題其首而各繫以跋以示奬勵之意雍正十有二年夏四月廿有一日總跋

稻孫於定武亦既三折肱矣始以歐法臨定武未愜也繼以褚法臨定武亦未愜也卒乃脫去

歐褚以右軍法臨定武意則合矣而筆痕墨跡畢竟未化蓋猶未忘臨蘭亭見也吾與之朝夕以嬉使其胸中眼中不復存蘭亭一字然後令其縱筆疾書如兎起鶻落以故不肥不瘦非歐非褚宛然一卷定武蘭亭在其手此非經幾許推排幾番脫换安得有是禪家所謂不求法脫不為法縛非真入三昧人不能辨歐陽率更定武正本

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命廷臣摹勒歐褚兩家

摸本世多有之虞永興未見著錄唯張彥遠法書要錄僅一及之前明周世子東書堂所刻禊叙六種以虞世南置第一他本未之見也觀其筆意絕似定武而韻度虛和所謂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者信非永興不能也是時摸勒之詔方開河南之法未盛以故歐褚諸公猶墨守右軍規則而各自露其本來變化自出耳吾屬稍孫損歐之凝重而出以清和去褚之飛動而

易以淵靜不疾不徐有韻有度乃適得其正禊
與模本
來老得褚模禊帖真蹟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
一行分作兩行手裒成冊有明天順間吳中陳
祭酒緝熙得此本宋元以來題跋裒富遂勾摹
數本分散諸跋以售利於人河南墨跡特自珍
秘更擇名跋為一本藏之今此本是也後歸董
思白以五百千典於海寧陳氏而掣取七八九

三行自盛字起盛字止凡三十五字示必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玉烟堂刻本遂闕此三十五字康熙間東藩劉孟偉借此冊重刻一石別取他褚本補足之刻法娟秀為近刻禊帖善本曩在史館屢從陳氏借觀亦復模勒一本今老病侵尋目力昏眊欲復臨摹而腕弱筆荒不能竟卷兒子稻孫粗解筆法頃臨余積書巖帖六十冊篆隸草章行楷按之所向無不如志今日屬

其精摸褚公禊帖圖潤攄適神趣高華大得河南手意更屬其精摸定武本再四易藁乃成僕與之約腴潤安詳間以翔舞此臨禊帖不易之法唯定武當加以肅括耳以此臨寫果然應手而就昔年獲大令九鼎印精古殊絶意特愛之不以與人今稻兒作書能如此即此印爲有屬乃作句付之獻之九鼎古今希珍秘不教示俗兒稻孫筆力能追古字以官奴繼獻之褚河南摹本

唐初書法唯歐虞褚薛為盛四家各有稧帖摸本歐褚尚矣虞僅見周世子東書堂本薛僅見晉江曾紳所收李重光本三年前曾見一本於華生半江手兩本用筆微雋絕似河南聖教序蓋薛書淵源於褚故清疏朗徹中含有沉雄之氣與其所書杳冥君之碑正相類稍見於薛法未嘗一二為之獨於河南聖教序臨之純熟令以褚公筆法臨薛書遂覺放手有破壁之勢嶭

保摹本

自古臨禊帖者但知一序耳不知有詩按右軍自有詩二首先四言次五言至唐陸柬之書則有五言詩五首而無四言褚遂良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今世所傳者序耳詩五首必是右軍自作蓋當宴集時既製斯序不暇更細意作詩故詩止二首宴集既畢可以優游筆硯故復補詩四首而刪去

四言以前五言置第二又於其端增三春啓羣品寄暢在所因二句則詩五首的為右軍所作無疑也東之為虞永興甥去晉不遠此詩必右軍補作而陸臨之故全與蘭亭相肖或當時并詩序臨之而後來脫失耳向見宋丞相游似蘭亭百種後有是詩與世俗流傳本不同故屬并臨序後為古今蘭亭增一全玩陸司議蘭亭詩摹右軍

評宋四家書

蔡君謨

唐以前書風骨內歛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醇醨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歛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當爲有宋第一然比之唐人亦已少鬆矣下此諸公各帶習氣去晉唐風格日以遠矣

米元章

米老天才縱逸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

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時氣象然出入晉唐脫去滓穢而自成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俛出其下

黄山谷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元著比於東坡則格律清挺矣故當在東坡上

蘇東坡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艷溢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迴拔俗之

趣莊宗賢中故當小劣耳

虛舟題跋卷十原第十三

金壇王澍篛林著
吳興溫純一齋訂

五代僧貫休散髮維摩

十年前於都下見貫休羅漢十六尊如張顛狂草每衣褶皆作一筆不可得其端倪此澂齋同年所藏散髮維摩看似無功而眼耳鼻舌皆奕奕有生氣使人見輙神竦唐六如臨之經月不

能得其一筆信神物也漵齋云此歸氏半古樓中物歸氏藏古極精妙然高蹇不與世通人有訪者就而觀之豈知未幾何時已散失殆盡手此軸在歸氏為雲烟過眼在徐氏為霜曉長庚矣

宋李公麟山莊義訓圖

李伯時作畫臨古多用綃素設色自運則用澄心紙此白描卷乃伯時所自運者簽題目為名

賢故實不直一笑也圖之末章稱幼子育則知自育以上皆伯時之子玫乃伯時之女而所謂老人者乃伯時所自謂伯時凡有六子一女乃史書所未載者此圖蓋伯時自寓其家庭義訓之作故文稱幼子育且有羣兒之言皆非之語若云名賢故實豈有呼名賢為諸兒之理且所謂名賢者當是何人所謂故實者當是何事漫無真見而妄以己意題署不通之論也論者謂

伯時諸子各持一見皆不當意其當意者唯紉
子育耳此亦癡人夢語昔淵明責子謂雍端年
十二不識六與七通子乘九齡但覓梨與栗曾
謂淵明諸子果有是哉父子之間恩意浹洽融
融至至親愛無間而義方之訓自寓乎其間觀
此圖者可以發人孝弟之思與守身之道不止
作畫圖玩具已也莘十五半江目此為山莊義
訓圖可謂至鑒謂之山莊者伯時愛作龍眠山

莊圖僕自南北来凡見三四卷此圖末一節是抵一卷山莊圖而意更遠義更長耳緣是家訓故更不下款千百年来以名目未定莫肯悉心尋究故無復一人跋尾實則伯時之意顯具圖中而觀者未之察耳余故極論簽題之非為此圖特開生面而屬半江為改題焉

伯時書法獨絕有宋軼過蘇米以上世所傳鍾元常薦季直表乃是伯時所作此卷高朗卓越

風格在季直上蓋季直表乃其本色書與其所書孝經同一格韻此則純似元常力命表右軍東方朔像贊而更覺踈古耳

薦季直表按之魏志無一合者蓋古人質直不欺明示後人以依託之跡待細心者自考見耳乃千百年来無一知者竟為伯時所蒙此豈伯時本意好事者屢以石刻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可為一笑

宋李公麟三高圖

右李伯時畫三高圖一爲范蠡二爲張翰三爲陸龜蒙三君皆吳人雖應跡不同其不矜於功不宿於名超然自遠不爲世網羈馵則一也伯時在當時雖小仕而自置殊草草一時富貴者往往執禮願交伯時棹頭不顧意特高此三人故有是圖僕嘗見東坡黃庭內景經楷跡後有東坡子由山谷三公象皆莊雅無一毫世態與

此正相類其為真跡無疑三君之前各有宋鄆
王題句詩筆曠朗足稱斯作鄆王為道君第三
子書學乃翁瘦金體乍展卷竟以為道君書亦
可寶玩卷尾有徐節孝魏文靖二公題名二公
植身立節亦與三君子略同信是後勁

元王淋明溪閣閑碁卷真跡

王達善聽雨樓記叔明為松雪外孫畫得外氏
法然不求妍於時惟假筆意以寓其天機吾謂

徵明畫法雖本子昂而姿韻蒼深往往出子昂
外蓋泛濫百家兼綜董巨故能不為子昂所掩
凡學古人始必專精一家後乃覃思博采遍師
古人而兼總其妙乃能脫盡本来面目獨存真
我凡事皆然不獨畫也此溪閣閑碁卷乃徵明
真跡纖穠古厚於子昂法外自立規格余見徵
明畫多矣如此卷者乃的為真蹟無疑吾師懷
清少宰所藏元人真跡致多嘗以此卷為長

明卓迪脩禊圖

卓迪字民逸奉化松溪人明永樂中以能書名入翰林而特善畫當未入翰林前奉母隱居林水之趣時見於翰墨間此圖為既入翰林後作故有鳳池清趣之印然成祖鼎遷於燕而題為寫於金陵官舍殊不可曉後有解貞期臨蘭亭一卷貞期為大紳從子以能書選天下第一鳳洲稱其疎秀自喜不失春雨門風此蘭亭信不

娓斯目前後照映是稱雙壁

明唐寅春夜燕歸圖

李崆峒先生嘗以春夜燕於豫齋落邱醉歸以女樂導送之崆峒遂屬唐解元爲之圖并自爲詩以紀其盛曾於館師湯少宰懷清堂見之忽忽十餘年卷已落他人手及復歸湯氏而北地詩跡已不復存矣余猶憶其題云春夜燕豫齋先生第歸至壽樂亭作豫齋未詳何人味其詩

當是藩封別駙然老而健忘不能記得矣擘窠大書圓勁古雅極得魯公神趣秪以不入俗目遂見褫毀古今來以不入俗目致褫毀者何限可為一慨懷清中子尚絅以余向嘗見之必能知其顛末屬為之跋以補其闕故詳書之如此或以圖無六如款疑為杜古狂筆亦未為無見聊用存疑可耳

明董其昌仿黃子久富春卷

董文敏自為庶常時始見大癡老人富春卷此卷經始癸巳去其為庶常時纔五年蓋正初學大癡時作自癸巳至癸酉中更四十年乃始成之計此時公年老矣而跡瘦清純與少年不異用力深故久而不變也世人朝學執筆暮便失之輒以自詫於人曰學貴善變嗟乎彼直未嘗學耳豈知學之不變乃始能變孫虔禮言學之者貴精擬之者貴似書與畫無二理也

董文敏臨富春圖余篆題卷首曰三癸三癸者顏魯公刺湖州為亭於杼山妙喜寺東南以癸丑歲十一月癸卯二十一日癸亥建故名曰三癸文敏此卷經始癸巳潤色癸亥成於癸酉余本其精鍊之意歷時之久故亦以三癸名之庚戌春颿溟携来九龍山齋杜生受茲為華十五澱山臨一卷并屬颿溟書董跋其上受茲年纔二十援毫濡墨便足排奡長老澱山殊賞之固

其宜矣

王奉常晴嵐暖翠圖

烟客先生晴嵐暖翠圖專法子久而設色精潤兼檀子昂余見先生畫多小幀未有重林疊巘雲烟渺瀰如此卷者信是第一合作於時先生年已大耋乃精力鮮潤不殊少年宜其子孫貴盛為國柱石乘休問於無窮也己酉五月余遊淮陰與故人楊致軒刺史相遇河曲十年不見

把臂憫然感念舊雨彫殘殆盡致軒作詩贈我有花間宿約来今雨天末殘光騰曉星之句俯仰吟研相對淒惋致軒遂出此見贈匪惟畫卷足珍此段深情亦使吾於邑不能已已顧視此卷焉得不倍為珍重余題曰晴嵐暖翠略足彷佛其意耳

顧玉傳鉞刻蘭亭

同年顧行人玉傳鉞刻蘭亭圖於素箋上以贈

吾家天游平視不見點畫對日照之則空明宛轉凡所謂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及當時四十二人歷歷如見反覆視之無彼此同異真絕構也一時同里朋從傳為奇玩各以蠅頭小楷題識其後凡得七人此篆叔自癸未至於巳酉歷二十七年而此七人者各各通籍且俱健在信是異數乃屬海虞周君展為畫卷而更題之余未曾見此扇見所展畫卷還想鐵刻本不知妙更

何如老興勃發因臨褚摹蘭亭一卷以厭七君子之後

王石谷溪山清遠圖

此吾友汪青渠舊雨書堂所藏青渠云此王石谷在太倉東園為唐實君先生所作先生徵款於石谷石谷云吾書不佳先生詩足不朽得為長歌紀之足千古矣未幾而先生赴禮部試明年遂成進士入翰林回循不及以為夫款以徵

信果其足信何事於款如此此卷不問可知為石谷也古來名跡無款者不可一二數魯以是少之乎

王石谷山水

此石谷丙寅年作乃正其盛年時當時氣韻年華筆墨互用故秀絕一世如此昆陵惲南田與之同時交好無間故二君所製交相贊引甚有兩人合作而款下一人者更有此人所作而款

下彼人者非由覯厚之至盡破畛畦安得有此此冊爲石谷畫南田題兩人既不分爾我畫亦一時同絕此十幀苟非有石谷後題雖目以南田得意筆然無能辨其非是也

古洛神賦圖

康熈庚子秋余從喬徵君崇脩借得洛神賦古搨以示家晚清撿討遵康於時華隝徐采若玫晚皐顧善周昉及家殿撰丹史敬銘皆在坐莫

不歡喜歎息以為世所罕有晚清撫髯為諸子曰何不合作一圖旌此古帖則皆曰諾於是丹史草創晚皋作圖華陽補人物既成丹史曰未也乃於圖右上方補遠山一角正之家麓臺先生原祁先生熟視曰猶未也又於右上方山下補小坡數筆諸子同聲贊歎曰得之矣時余屢從徵君乞此帖徵君勿與徵君亦向余索此畫余亦靳之後六年引疾南還帖乃見歸又七年

屬典籤童子孫龍重裝乃始合幷二月廿日記

八月廿日虛舟老人書於二泉亭上

黃尊古山水

石谷作畫皆有據依黃尊古獨師造化凡天下名山水襆被獨遊以遍因自號獨往客冊中第九頁猶是其獨遊所見劍門真境也余未識先生每以為恨今年冬初馬生携𢀜冊索題尤是其晚年深到之作把玩數日如與先生晤語此

其伯牙之琴絃矣乎

惲南田畫

南田本擅山水書卷之韻遠過石谷以石谷名與之並遂以山水讓石谷而自取花卉所謂同能不如獨勝者也南田寫生初無定稾當其運思每摘取生花一枝覘其意態及其枝葉之向背細意貌之故輙多生趣見者不謂畫也冊雖小幀而南田神韻具在或以為范芷庵作吾所

未喻芷庵與吾交好寫生亦絕佳但乏南田神韻耳以此辨真贋百無一失

惲南田詩畫

南田先生忠孝之性出自天然兼以仙姿秀骨夐絕一世故每一涉筆輙覺飄飄有仙氣非食烟火人所到石谷老人在當時雖與齊名然惲本天工王繇人力仙凡高下正自有别又南田胸有卷軸石谷枵然無有此其彼此隔越正不

可以數計者也此冊在南田為不甚經意之作然蕭蕭數筆而工益奇石谷雖極力為之所不能及吾向亦有一小冊妙處更出此上為三友舒子展借觀火燒以去豈天亦愛之特命六丁收取耶今見此使我更起一念

題觀潮圖并序

雍正七年冬方厓少叅補官刺史蒙 恩特授監司明年夏乃命其子以小照觀潮圖索題知

其意念深矣余故不以頌而以規
乘風破浪舉世所喜舉世喜之君子愳之風正
潮平一瞬千里行固浩然止不由已厲潔清操
存汚濁恥慎之又慎慎終如始水定風止乃無
虞耳

書裘魯青雨中勸農圖後

新建友人裘魯青為歸安令於茲五年矣前年
夏初余與江皐沈凡民同往訪之值魯青攜酒

鏤出郊曰將以勸農也於時嫩雨初作草木滋植魯青拉與偕往至西塞山前呼耕者而勞之一時農夫婦子見令長至皆欣欣色喜食飲笑語道桑麻甘苦忌官民之分而有家人父子之歡余謂魯青此足之徵吾友之宜民矣於是凡民歸作雨中勸農圖屬余書事其後既書已屬凡民使寄焉無何失去閱二年凡民過余九龍山齋曰前圖意滿筆釀頗不自得今重作斯圖庶

幾經營委至可盡當時上下惟然意象還憶余前跋一字無有乃更書此并篆題其首使裝而存之以紀一時絕勝

竹雲圖

雍正丙午夏四月余以假南還道經淮陰友人邊蘆雁招余飲邊蘆雁者字頤公以善畫蘆雁世因目為邊蘆雁者也既酒酣掉小艇子出游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可數十百根枝葉根柯

皆具下有微雲數片狀若怪石隱現斷續良久不變儼然畫圖停船凝視不忍舍去凡民曰此先生退老之徵也為余刻印文曰竹雲越二年凡民過余九龍山齋乃為余作竹雲圖

書錫山五賢像後

錫山邵文莊公按方正學所叙五賢屬金臺杜言符肖像長沙李文正公摘取五賢大節各以楷書繫跋其後勒石二泉書院歷歲既久石墜

于地會稽董明府南九奉使来此甫及半載賦清人和乃以其暇周遊九峯二泉間見五賢像之越在草莽也爰捐俸錢扶而起之使見者有所觀感興起則明府用意之勤故與文莊先後同符信可尚也

書邵文莊公貞義祠記後

單姬之貞楊長史潞成為之傳亡逸不可見獨邵文莊公貞義祠記載貞女事特詳贊尤婉到

帨得貞女志余蓋反復讀之而有感焉自古未
有未字而守貞者未字而守貞先王之教以為
過然自世教衰廉恥道喪忠孝節義之行日益
凋零君子之立教於其過者亦將有取焉所以
激頹波砥流俗也姬之許字沈氏子昇也年甫
十二昇死遂翦髮自誓父母計奪之引刀斷腕
血淋漓以示父母乃止父母沒姬力作自給年
八十五乃終始於激烈終於從容葦姬之於貞

可謂能中節者矣自古無氣性人必不能成節義恃其節義而詭激陵物使物不可近此僅愈於不義者耳辟之當官者自多其不愛錢而陵慢長上虐使百姓得謂之循吏乎此婦人七去之條不以不淫而遂不去也單姬年八十餘丰儀溢裝安而不困視之如平常而居之若素此所以尤可貴也嗚呼為無節義人立教以激烈能守為尚為節義人立教又以不自有其節義

為尚始以勉強究於自然如單姬者信可以教矣余故特舉單姬之不自有其貞以為世之立名節者勸

高忠憲公攀龍像贊有序

處君父之間不幸以忠節死而憪然詭激引義一決挌君父之過而自以為名名則立矣如君父何忠憲高公之被逮也先一夕草遺表曰臣雖削籍嘗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頗從屈平

之遺遂自投小池死余嘗親至池上求先生死
處水纔尺許衣不濡未立而死此其忠愛之至
通乎天命視一身生死如日用飲食尋常去来
故入水不濡如脫屣也於戲一死也招君父之
過以死與死而不忍招君父之過者相去何如
此申生之死所以僅得為恭而浚井之出為大
孝也與贊曰
髮聲如鞭血可成碧先生以水千載一跡屋角

斷稿可以脫屣天王明聖臣自死矣臣則死矣
君恩實多死而未報臣將奈何於戲此身可死
兮君恩不磨

高忠憲公畫節池

雍正六年正月十有二日夜夢一老人來余前
儀觀甚偉索書畫節池三字夢中念言此必高
忠憲公也宜書高忠憲公畫節池七字明日知
余以部件被劾賴 天子仁聖得從薄罰感

念昔因怦然有動爰齋宿莊書揭諸池上

虛舟題跋終